

九月的钟声敲响一座村庄的桃花(组章)

雁歌(四川)

月夜乡思(外一首)

江辰宇(重庆)

粉笔

叶子飘落,露出深藏的果实。当浑身的雪花撒向黑色的土地,一双双蒙昧的眼睛开始明亮起来。笔墨生辉,点石成金。所有的稚嫩和憧憬汇成一束光。穿过顽石,荒草,牛背,竹篓,荆棘,向春天的河流蔓延。并把多年储蓄的词语,递给大海涌动的深蓝。书山路远,一个勤字架起纵横坎坷的笔画。昨夜星辰,依旧闪烁寒窗不眠的眼神。凉爽间,万物生。微弱之白,涂抹着岁月的容颜。三寸之躯,阻挡不了一束光的远行。无数地上的禾苗,在春风中拔节,招展。白,一种生命本色。总是不断调和人间的苍茫风雨,遮蔽甚至堵塞,世上那些黑色的漏洞,或者裂痕。

讲台

杏坛中最醒目的位置,三尺版图,根植百年风雨。修竹,茂林,清流。蔚蓝色词句随风荡漾,几滴鸟鸣滑落生命的枝头。此时,容易想起儿时那头顶星夜的青葱岁月。陌上花开。只是,那颗流星的光

芒,至今仍没落在代代人饥渴难耐的心上。风雪一场场抵达,讲述一天天深远。我们是一群被纸墨笔砚喂养的庄稼。最终听不厌“关关雎鸠”,走不出“逝者如斯夫”这条古老的河流。一切虚假被正义的言辞击中,邪恶被圣言匡扶,黑暗的灯芯被大道擦亮。蝉噪蛙鸣,喧嚣沉浮。一束阳光啄破一粒种子,一棵树举起一朵白云。沉默寡言的讲台,停泊在蕴藉的港湾。风雪掀开一扇扇大门,铺展东吴万里行舟。春天疯长沿岸的垂柳,让一个个低垂的问候,连成破浪前行的风帆。一行白鹭,两个黄鹂,三千栋梁,展翅从这里起飞,盘旋。

黑板

海人不倦的杨柳,将一块黑色的版图,挂在壁端。宛如一幅裸露的壁画,从人类最初的模样打开。任远古的苔藓注释,任每天的阳光提炼。黑色的浓度在充盈,板块的主题在升华。古今故事黑白分明,世界脉搏触

手可及。比如可卧听风雨,梦与蝴蝶。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其实,脚步声响起的时候,天还没亮。随着起伏的浪潮,无边的黑在这里堆积,酝酿。历史的废墟深埋左上角,文明的碎片遗落右下方,思想的头颅坐落在黑色版图的中央。一支桃红,从版图伸出清脆的鸟鸣。一枚花瓣,沿小径托起满园的书声。作为一方黑色的蕴藏,深不可测的沃土,惟有选择开掘,耕耘。电光,火石,总是不经意间翻开那些沉重的心事。而你最原始的密码,也许,三寸粉笔记得。

教室

那一年,我们进去的时候,怀揣十八九岁的憧憬,将青春的容颜和朴素的愿望别在胸前。那一月,我们进去的时候,九月菊怒放南坡,布谷鸟从稻田之上的乌桕树绕过碧瓦朱檐。那一日,我们进去的时候,古树悬挂的钟声敲响一座村庄的桃花,斜肩的帆布袋子装满一代人背篓的迷茫。在所有的渡口,我们以手为楫。在所有的枝头,我们躬身为叶。

只为,春风过处,种子萌芽,信念开花。开门,或者关门。进与出,总是挽起每一个迎风起舞的日子。犹如一双双挥笔的大手挽起那一只只孱弱的小手。当最后一枚钟声,滴落黄昏,一切荣辱喧嚣归于宁静。直至我们踉跄的步履出来,额上早遍布一圈花甲的金黄,与鬓门的风霜。惟有多年的脊背,不再挺直。因为我们已把那份正直植入桃李的身上。

油灯

寒风猎猎,夜色苍苍。你单薄的身影就像一片颤抖的雪花。唯一的温存,是你心中残存的信念。犹如黑夜那盏微弱的油灯。油灯下,世界仿佛安顿了下来。包括白日的疲惫,内心的焦虑。窗外,风吹竹林,窸窣作响。案头,任火苗舔舐寒冷的包围。你坐在窗前,注视一粒黄豆的焰火如何撕咬着书本。文字从书页间缓缓突围,撑起僵直的脊梁。刚好,两枚古铜色镜片,挡住了忧郁的目光。间或用一支红笔,将寒夜划开一道口子。让所有的红汇成一股暖流,在乡村的夜色中流淌。

那片赤诚的月光

张桃武(重庆)

清晨,傍晚,天晴,下雨,教室里永不缺席的是你出口成诵,目之所及皆是诗行。头上有白发,指尖有粉笔灰,眼里有泪光,心中有不老天真。撑起那把旧日的伞,把喧嚣浮躁都挡在了外面,推开那扇明亮的窗,把万象宇宙都放在了眼前。有一天,你把世界的门打开,我们轻手轻脚地走进去,生怕惊醒了睡梦中的青春。还记得,一路上微风拂面,头顶挂着一轮明月,身后,是一片赤诚的月光。

一起去看中秋的月亮

周忠俊(重庆)

一起去看中秋的月亮,月亮的阴晴圆缺,一半在天空,一半在心上。那一双深邃的目光,越过山川,越过田野,脉脉的凝视对方,有欢喜也有惆怅。一起去看中秋的月亮,轻轻地牵着你的手,漫步在美丽的乡村,聆听月光里的乐章。

壬寅虎年中秋感怀

吴维(重庆)

今晚的月辉,浸润着桂花的香气,桥下倒映的圆月,触手可及。逆行在危险地带,震中火场,滚滚浓烟。漫天月华,柔柔抚慰苍茫大地,日夜奔赴的人们,擎起今晚的月亮。这一个同心圆月啊,永恒芬芳,千秋不老,是我们依赖的希望,和美好。

“复旦英烈”——江津青年邹泽沛

庞国翔

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史馆内的“复旦英烈墙”上,一个内嵌五星的花圈图案下,有这样一排文字——邹泽沛(1916-1941),四川江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9月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学习,1936年4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被捕,1941年7月在狱中病故。关于这位革命者的事迹,却鲜少有人知道。

叛逆的少年

1913年,邹泽沛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龙门场沱湾街144号(“复旦英烈墙”上其出生时间有误——作者注)。父亲邹德铭和母亲王氏在当地经营一家专营烤酒和榨油的商号——“兴义社”,维持全家生活。三年后,母亲生下弟弟邹泽锡。这时,商号生意开始暗淡,父亲又生了重病。商号生意虽然不景气,但邹家仍希望有人通过读书出人头地。邹泽沛7岁时,父亲将他送到一德镇高等小学读书。由于读书认真,深受老师和同学喜欢。

考入复旦大学

1927年秋,邹泽沛考入江津中学。入学时,学校正闹学生运动。邹泽沛积极参加集会和游行,并带头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他还与黄宇齐(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战成立后曾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作者注)等同学一起传阅进步书籍。快要毕业那年,发生了“篮球事件”,将邹泽沛推倒风口浪尖。这年上期,邹泽沛给龙门小学校长黎昌辉写信,说他将带回八九个同学,欲与小学老师开展篮球比赛。黎昌辉欣然答应并表示欢迎。一天,邹泽沛带着同学回到龙门场,却见校门紧闭,不见人影。一问才知,校长黎昌辉听说他在江津中学是“领头闹事”的“涉红”分子,于是拒绝球赛并关闭校门。邹泽沛不堪受辱,领头砸了校门和窗户,并写下“打倒言行不一的校长黎昌辉”等标语满街散发。之后,学校将邹泽沛告到县政府,江津中学责令他回龙门场向黎昌辉道歉。但在道歉过程中,



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上宣传演讲,由于声音洪亮,吐词清楚,口若悬河,常常吸引一大群市民倾听并赢得掌声。这一年,邹泽沛大学燃起革命之火,而且越加旺盛,这就要发挥团组织的作用……”已入党的邹泽沛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到同济大学组建团组织。他立即来到同济大学,代表组织与同济大学的李欣、陈平及唐英之三位团员接上了关系。不久,同济大学团支部成立,邹泽沛对团支部工作进行部署。这一年,邹泽沛给家里寄回一封信和照片。信中话不多,只说他在复旦大学读书。照片中,他身穿白色学生装,手扶自行车,脚穿皮鞋,很洋气。其实,早有消息传回老家,说他在上海不仅没读书,而且参加了“乱党”组织。父亲邹德铭痛心疾首,病情加重。

走上职业革命生涯

由于工作努力,邹泽沛被调任江苏省团委工作,并任上海沪西区团委书记。当时上海无市一级组织,各区工作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沪西区委组织部长。由于出色的演讲口才和宣传鼓动能力,1936年1月,他被任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

监狱中的斗争

1936年4月1日深夜,共青团江苏省委遭到破坏,邹泽沛不幸在公共

租界被捕。与邹泽沛住在一起的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许亚同时被捕。两人被收押在新闻捕房。因当局不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抢救,没有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警察署,而是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诉。审讯中,许亚、邹泽沛镇静自若,对答如流。由于邹泽沛言辞缜密,逻辑性强,捕房前后四次提讯,都未找到破绽。最后,捕房只能根据查获的一些证据,宣判他们是共产党重要分子,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八年徒刑。宣判后,邹泽沛等人被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又称西牢,是当时远东最大的监狱。这里的政治犯不多,都集中关押在一栋房子里。西牢当局对政治犯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牢房前是一条走廊,走廊的东西两头安装了坚实的铁门。铁门平时紧闭,牢房每间仅3平方米,每人一个号子。在狱中,邹泽沛化名李文新。他认为,应该把监狱中的政治犯组织起来同敌人作斗争,并加强他们的教育和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以便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这一设想得到大家赞成。他们利用早晚放风的机会,秘密地交流意见,经过协商,最终在政治犯中成立了“同难社”,订立了章程,确定了活动内容,并选出许亚、邹泽沛等为领导人。二人还创办《同难生活》杂志,以此阵地,开展斗争。这些政治犯中,有七人曾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于是,许亚、邹泽沛又暗中筹建团支部,他俩被选为支部负责人。支部建立后,团结了西牢政治犯,加强了大家的联系,推动了同监狱当局的斗争。同时还进行了阶级教育、气节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狱方害怕政治犯进行政治活动,他们规定除了《圣经》等宗教书籍可供阅读外,其它内容的书不准阅读,更不准犯人亲属送入。于是,“同难社”向狱方提出要求,准许亲属扩大送书范围,准许用被捕时身上的存款买书等。经许亚、邹泽沛等多次斗争,狱方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读书要求”。政治犯的家属起初以送《三国演义》《水浒》等书作试探,然后有计

划地送入哲学、经济学等书籍。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新经济学大纲,唯物辩证法教程等十多种书籍,陆续被送进西牢,甚至还夹带了《论持久战》单行本。这些书在政治犯中秘密传阅,有的难友风趣地把监狱称为“香港大学”。邹泽沛能言善辩,口锋凌厉,无论是对政治犯的教育还是面对监狱当局的斗争,他都出色地完成任。在每次放风中,他总会找人谈话、辩论,在未说服对方之前,不肯罢休。他的讲话通俗易懂,大家很喜欢听他讲理论,因此称他为“理论家”。在他的帮助下,狱中许多同志经受了锻炼,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其间,邹泽沛给黄宇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在上海的生意蚀了本,很困难,希望能寄钱给他,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对方他已被捕。1939年初冬,邹泽沛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信。信中称邹泽沛为“表弟”,写信人自称“表兄李文新”,讲述了他在监狱生活,希望能寄钱给他等内容。邹泽沛一眼认出这是大哥邹泽沛的笔迹,从而证实了黄宇齐早前暗中传来的信息属实。邹家人忍着悲伤,寄钱到监狱。53岁的父亲得到这个消息,更是捶胸顿足,三天后溘然长逝。邹泽沛并不知道父亲离世,他在狱中仍坚持斗争。他的身体本就瘦弱,加上营养不良,忘我工作,特别是狱方的折磨,使他罹患了肺病。敌人发现他是“头目”后,对他的折磨和拷问更加狠毒。邹泽沛的病情日益严重,他向狱方提出购药的请求,狱方根本不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时竟咳出血块。1941年7月的一天深夜,年仅28岁的邹泽沛在狱中病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长的黄宇齐在多种场合讲述邹泽沛在狱中斗争的英勇事迹。1959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字第01306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不久,江津县和龙门乡两级党政负责人将“纪念证”送到了龙门场沱湾街144号邹家。



摄影:周宇

“不要站着等待,请你回家!” 尽管天空蓝得耀眼,尽管你的细腰纤细,尽管你什么也没说,但请你回家。请打开房子和窗花,在那盛开着的新鲜的,一朵一朵的粉红中,吻我的眼,我的唇,我的耳朵,和你突突突奔涌的血。有风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交换一些姿势,交换彼此的体温,把花期延长。

诗路语

等待

红线女(重庆)